

第一部

中将军长韩练成：
“隐形人”莱芜战役建奇功

1. 党中央绝密电报

1946年初冬。山东临沂。

莽莽苍苍的沂蒙群山，蜿蜒曲折的滔滔沂河，把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映衬得气象万千，风姿独具。

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部队首脑机关的所在地，目前古城又被笼罩在一种浓烈的、紧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战争氛围之中。

一天，华东局电台收到了从延安发来的党中央的一份“绝密”电报，大意是说，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海运青岛，该军军长曾去上海找过董必武同志，有起义之可能，望迅速派一名中央委员以“洪为济”这个暗号去与该军长取得联系……

这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去东北“三人小组”工作未归，陈毅正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鏖战于苏北、鲁南前线，留在临沂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是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舒同。他们几位华东局常委把这份“绝密”电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捉摸了又捉摸，讨论了又讨论，仍感到心中无数。战争年代，敌情若明若暗，通讯联络极为困难，电报文字简约，有时难免交待不清，可是这份电报事关重大，而该军军长姓甚名谁，他是怎样和党中央及董必武同志建立关系的，是党内同志、地下工作关系还是一般统战关系，他的籍贯、经历、特点是什么……如此等等一系列事关重要的问题，都不甚了了。执行这样的任务真是茫无头绪，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参加了研究，他说：“据我们了解，这个四十

六军是广西部队，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下的精锐，全副美械装备。据我估计 很可能是李、白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 所以让这个军长和我党中央及董老建立了关系。”

舒同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又非常紧迫。国民党的一个军，几万人，美械装备，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们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到的关系，现在中央给我们送上门来了，这是大好事。董老电报说这个军的军长有起义的可能，一定是有根据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个军长的工作，即使付出最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应该看到这一工作对当前局势甚至山东未来的战局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很大，风险很大，前途难以预测啊！”

经过反复研究，都认为必须立即派人去执行这一特殊重大的任务。但在华东的中共中央委员屈指可数，且都身居要职，岂能贸然前往？于是决定由刘贯一在联络系统物色一名得力干部先去“探路”。

2. 华侨干部陈子谷临难忘身

刘贯一手下聚集了一批敌军工作战线上久经考验的出色的干部。他们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神出鬼没，完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物色这样一个人按理说并不困难。然而刘贯一认为，四十六军既然是广西部队，那么该军军长很可能是广西人，或是广东人，派出的干部，最好是两广籍的，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本部科长陈子谷。

可是，陈子谷抗战胜利后去南京策动日伪军受降时，被敌人逮捕，一直关押在敌人监狱，不久前才由我党驻南京代表团营救出

狱。由于在狱中饱受折磨，身体还比较虚弱，刘贯一曾一再叮嘱他好好休息。现在，要派他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刘感到于心不安。可是反复权衡，似乎又非他莫属。

这位陈子谷，是叶挺、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多次赞扬的好干部，他本人的经历就很有传奇色彩。

陈子谷是个华侨。他的养祖父陈峥嵘在泰国首都曼谷有很大的家产，陈子谷又是长房长孙，本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他却毅然回到祖国求学，1932年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使陈子谷受到很大鼓舞。他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为拯救祖国而奋斗的革命理想。1934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以他犀利的笔写出了富有斗争激情的诗集《宇宙之歌》。郭沫若曾写信赞扬他说：“尔有真挚的情绪，洗练的辞藻，明白的认识”；“祝尔努力，在尔的诗的热情横溢的时候请多写诗”。

然而，为了救祖国于危难，陈子谷毅然放弃了做诗人的巨大诱惑。从日本回国后，行程几千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新四军。由于他懂日语，就成了一名光荣的敌军工作干部，教战士用日语向敌人喊话，对被俘日军进行教育，搜集日军动态供领导参考。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他成了一名出色的“敌工”。

新四军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非常匮乏，于是叶挺派陈子谷到国外去向华侨募捐。他以非凡的热情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正义性，很快募到了6万元巨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自己继承到的20万元遗产，也全部交给了新四军。这笔巨款相当于新四军全军两个月的军饷，而他自己每个月却只领几角钱的津贴。难怪叶挺军长大受感动，亲自写文章表扬他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并通报全军表扬。

陈子谷从此在新四军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回国途中路经桂林，《救亡日报》主编夏衍请陈子谷帮助捐

些款。李克农就从陈子谷募捐来的款项中拨出 5000 元给了夏衍。当时海外华侨对抗日救国事业表现了非凡的热情，李克农一再挽留陈子谷留下做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工作，但陈子谷对新四军情有独钟，终于回到皖南，仍然从事敌军工作。

陈毅对陈子谷印象特别好。当陈子谷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回到上海后，地下党向军部汇报。陈毅代军长当即指示：“如果是陈子谷，就送他回来。原来汇报的人把‘陈子谷’说成了‘陈谷子’。”

现在，陈子谷就站在老部长刘贯一面前。刘说：“舒主任要亲自接见你，一切由他和你面谈。”

舒同紧紧地握着陈子谷的手向他问好，并详细交待了去四十六军工作的要求，最后强调说：“这个任务非常光荣，非常重要，关系到整个山东的战局。你一个人，顶得上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的担子重万斤哪！特别是现在我们只知道四十六军已于 10 月下旬到 11 月间先后开抵青岛及其附近，其他情况不明。你此去困难重重，风险很大，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陈子谷坚定地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向我们疯狂进攻，前方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冲锋陷阵，就让我也去冲一次锋吧！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舒同拿起电话，把准备派陈子谷去四十六军策反的决定报告了张云逸。张副军长不同意，说：“子谷同志刚刚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应该让他好好休息，政治部再物色一下，还是另外派人吧！”

陈子谷听到了两位首长的对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巨大的暖流。革命队伍里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互相关怀爱护呀！尤其职位这样高的首长，还处处为一名普通的科级干部着想，更使他感激莫名。“士为知己者死！”他激动地对舒同表示：“请张副军长和舒主任放心，当前形势这么严重，任务这么紧迫，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考虑个人身体、个人安危呢！我已下定决心，一定坚决完成组织上交

给的任务。”

张云逸终于同意派陈子谷前往，他在电话中对陈作了一番勉励。

临出发前，军区副政委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特地接见了陈子谷。黎玉详细地分析了战局，指出：“蒋介石调动 60 万大军向我华中、山东解放区进攻。四十六军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这样在我们的北线又增加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目前我山东大批野战部队由陈军长率领南下，和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一起，由陈军长统一指挥，在苏北宿迁、沭阳以及鲁南临城、枣庄、台儿庄一线和敌军作殊死战。而北线我军兵力相对薄弱。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做好四十六军的工作，更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陈子谷说：“首长们如此重视，我陈子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黎玉继续说：“中央一再强调要开展高树勋运动，要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分化瓦解他们。华东局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不放过一个有用的关系与可以利用的线索。中央这次转来的董必武同志的电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和线索。这次派你去，就是用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办法，到敌人的要害部位去策动关键性的人物。一旦工作成功，其意义和作用将不可估量。内战时期西北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的宁都起义，改变了当时国民党军‘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形势。去年高树勋起义，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平汉线的进攻，高树勋也是西北军嘛！四十六军是桂系李、白的精锐，但它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你此行如能把这个军的军长争取过来，就有可能改变整个北线的形势，就将为人民立大功。领导上经过反复研究，才选定了你，是知其能而任之重！以任务之重大而托于你一人之身，犹如是悬千钧之重于树之一枝，相信你一定能胜利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给你的这一任务。”

黎玉特地设宴为陈子谷饯行，席间还向陈子谷敬酒。此情此

景，党组织是临危授命，陈子谷是临难忘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何时返”的慷慨激昂之情。

3. 巧过“无人地带”

第二天，军区特地派了一个排，把陈子谷从临沂护送至滨北军分区。滨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彦热情地接待了陈子谷，两人对进入敌营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四十六军军部在哪里，军长叫什么名字。必须首先搞清楚以上两点，才能具体落实打进去的路线和方法。

张彦果断决定，立即派侦察人员抓一个四十六军的“舌头”来。很快“舌头”抓来了，他供出四十六军军部在平度县兰底镇，军长姓韩。此外是一问三不知。

张彦提出再去抓个敌方军官来审问。

陈子谷说：“不必了。任务紧迫，我决定尽快进去，再见机行事。我们对敌军长的情况不清楚。贸然作为‘洪为济’去找他有风险，何况我一进入敌军防区，必然会遭到敌人的盘查。为了应付敌人，我们先以‘洪为济’的名义写好一封给韩军长的信，就说‘洪为济’有个侄子在上海做生意亏了本，想到韩军长处谋个差事，这个人就是我。估计这样做可能混过敌人的盘查，并能直接见到韩本人。万一韩不认账，我不是‘洪为济’，风险也小一些。”

张彦深以为然，很快给陈子谷搞来了一件长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陈子谷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这样一打扮，倒也很像一个从上海来的生意人。

在我军与国民党军相对峙的地带，双方森严壁垒。但为了避免

接触，双方好像达成默契似地留出了一片宽约 2.5 公里的无人地区，被称之为“阴阳界”。敌人白天出来活动，洗劫一番后傍晚时缩回阵地。我军的武工队则乘天黑进去，侦察敌人动向，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天快亮时撤回防地。

张彦把护送陈子谷越过“无人地带”进入敌区的任务，交给了距兰底镇最近的平度县武工队。县委副书记身兼武工队长，他派人把陈子谷护送到最前沿的一个游击小组，交待他们必须在绝对保证陈子谷安全的前提下圆满完成这一任务。

前沿游击小组的住地离敌人据点只有 1.5 公里。天漆黑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深邃的天空挂满星斗，北风呼啸着掠过长空，万籁无声，无人地带里死一般沉寂。陈子谷被悄悄领到游击小组住地。他们安排他住下。

陈子谷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设想着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考虑着怎样迎接即将到来的这场艰险的战斗。

天蒙蒙亮时，进来一位农民，年约 50 岁左右。他背着一个粪筐，肩上扛着一把粪铲，见了陈子谷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领陈子谷上路了。

看来，这是一位化了装的武工队员。

严寒封锁了大地，庄稼早已收割干净，原野空旷寂寥，除了轻轻飘浮着的白茫茫的雾气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农民”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他领着陈子谷东拐西弯，直奔敌人的前沿阵地。陈子谷深一脚浅一脚，紧紧地跟着“农民”，差一点把眼镜掉到了地上。

天色渐明，他们两人走到了一条公路附近。仔细一看，一条约三米宽的小河拦住了去路。怎么过河呀？陈子谷正在犹豫之时，只见“农民”一声不吭地脱光了全身的衣服，放在河边，二话没说就背起了陈子谷，很麻利地蹚过了小河。他把陈子谷放到公路上以后，没有打一声招呼，仍然迅捷地蹚回小河的那一边，穿上衣服后回头看了看陈子谷，随即踏上了归途。

望着“农民”的背影，陈子谷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敬重和感激，不由得想起了陈毅常常说的话：“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是啊，我们的革命战争，就是依靠这样的“农民”，依靠这样的武工队员，依靠普普通通的千千万万的人民，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陈子谷真想大声高呼：谢谢人民，人民万岁！

陈子谷迈大步向兰底镇走去。走不多远，看见三个穿便衣的人，手里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向他围了上来。陈子谷一眼就判明他们是敌军的便衣侦察员。

敌人问陈子谷：“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陈子谷沉着地回答说：“我从青岛来，是做生意的，到兰底镇军部去找一个亲戚。”

敌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像个生意人的模样，不再多问，就放行了。

走了一程，又遇上了敌军的几个巡逻哨兵。其中一个军官对陈子谷进行了盘问。陈子谷从怀中取出给韩军长的信，军官看到信封上“面呈韩军长亲启”的字样，脸上顿时现出笑容，把信交还给陈子谷，摆摆手请他上路。

顺利闯过两关，陈子谷放心而行，走约三个小时，来到了兰底镇。这是一个北方农村的小集镇，只有一条街，长不过100米，街两边有一二十家商店，多数是平房，但店门紧闭，大概是国民党军来了后，店主人一逃而光。街上冷冷清清，老百姓很少，来来往往的大多是国民党军官兵。不时有美式吉普和摩托车驶过，还有持枪的哨兵在镇内镇外巡逻，给冷清的小街平添几分战争气氛。

陈子谷不知道四十六军军部住在哪里，正想打听，迎面走来一位军官，于是主动上前问道：“长官，我从青岛来，特来晋谒韩军长。”边说边取出介绍信，“这里有一封给韩军长的信，不知长官能不能替我转交？”

军官把介绍信端详了一番，又仔细打量了陈子谷，然后说：“好吧，你就在这里等着，我把信送交给韩军长。”

陈子谷的心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韩军长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他承认不承认“洪为济”这个关系？万一他翻脸不认人，对我下毒手，逮捕，坐牢，杀头……都是须臾间的事，牺牲个人生命事小，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4. “你有陈毅的介绍信吗？”

正当陈子谷紧张思考并计划应对之策时，这位军官笑嘻嘻地向他走来，客气地招呼说：“军长请你进去，快去吧！”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紧张情绪顿然消失。陈子谷心想，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说明韩军长是承认党中央介绍来的“洪为济”这个关系的。

四十六军军部设在街中间的一家商店里。店房很大很深，有三进，韩军长住在中间一进的几间小屋子里。居中的一间是客厅兼饭厅，隔壁的一个套间是韩的卧室。

韩军长一个人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陈子谷的到来。

这真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见：一方面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中将军长，一方面是秘密潜入敌营“探路”的共产党联络代表，双方素未谋面，都欲见对方而又不明对方底细，内心怀着深深的戒备与疑虑。这出戏该怎么唱呢？

陈子谷被领进客厅。他看到一位中将军官，立即判定此人就是韩军长。仔细端详，韩军长40岁光景，中等个子，体态魁伟，高鼻梁，方下巴，浓眉大眼，仪表堂堂，虽然戴着眼镜，但眉宇间透出一

股英武之气，使人肃然起敬。

韩军长打量了一下陈子谷，劈头就问：“你有陈毅的介绍信吗？”

陈子谷据实回答：“没有。”

韩军长的脸色一下子“晴转阴”变得十分严峻。

陈子谷从容地解释说：“我不可能带陈军长的亲笔介绍信来。我正带领部队在前方打仗。我们接到董必武同志的电报后，就赶来了。再说带陈军长的介绍信也不安全，万一被特务搜查出来，就会牵连到您军长阁下。所以领导上决定先派我来和军长取得联系。”

韩军长见陈子谷侃侃而谈，说得入情入理，说明共产党还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使他由衷感到眼前这位中共联络人员的坦率、真诚和干练。脸上很快地“阴转晴”。他点点头说：“我叫韩练成，欢迎您！您就住在这里，以后我们再慢慢谈。”

第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见就这样顺利结束。

韩练成的卧室不大，内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几个椅子，完全是战争时期随时准备行动的那种摆设。陈子谷就住在隔壁。对外说是韩练成的亲戚。

韩练成很精细，每次和陈子谷谈话，他都把房门打开，警惕地注视着外面动静，这样做也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韩练成拿出一张纸，用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个箭头，说：“我们几路大军从南、北几个方向同时向你们进攻，大军压境，你们处于劣势，战局对你们很不利呀！”

陈子谷说：“是的，我们正动员解放区的全部力量，迎接国民党军的进攻。我们历来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当年小日本挟其军事优势，一时之间似乎不可一世，结果还不是被中国人民打败了吗？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解放区军民斗志昂扬，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韩练成点点头，说：“是啊，我也是不愿打内战的。四十六军是

广西部队官兵们离乡背井到北方后水土不服，气候不习惯，厌战情绪很重。李宗仁、白崇禧都有保存这支部队的想法。但是难哪！蒋介石的命令不服从行吗？李、白也得服从他，我这个当军长的更只能奉命行事了。”说着，韩练成叹了一口气。

陈子谷说：“自古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韩军长何不效法高树勋和潘朔端两位将军，也来个阵前起义，退出内战，既可保存这支部队，又可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望军长三思！”

韩练成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部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一呼百应。我却不同。我原先也是西北军，是冯玉祥部队里的人，从士兵当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那时候我的部下也听我的。可是后来我到了桂系，虽然当了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可是我的部下却大多是李、白的人。现在我手下三个师，一个师长是李宗仁的外甥（一说夏威夷的外甥——作者注），一个师长是白崇禧的外甥，他们表面上对我还算客气，可是心目中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是指挥不动他们的。我不像你们，你们是一个组织，可以派这个或那个到我这里来，而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无人可派呀！”

说到此，韩练成更是摇头叹息，满腹愁肠。

望着这位挂着两颗闪光金星的将军，陈子谷油然产生一种同情、怜悯的心情。要他率领部队起义，看来确有困难。

韩练成继续说：“蒋介石生性多疑，对所有的非嫡系部队都不放心。四十六军是桂系，也算不得他的嫡系。我的部队一行动，附近就跟着另一支部队，监视着我们。所以，我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对我很不利。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站稳脚跟，不暴露和你们的关系，然后见机行事，为你们做些工作。”

陈子谷说：“国民党的特务狠毒阴险，无孔不入，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韩练成说：“是啊，我这条命也差一点儿断送在特务手里。一

次，特务把我抓起来，用两块黑膏药贴住我的双眼，使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把我塞进小汽车，带我转了好大一圈，把我送到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牢房。当特务把膏药从我眼上揭下来时，我的眉毛和眼睫毛也连带被拔了下来，痛得钻心哪！所以我和你们联系，不得不格外谨慎。”

陈子谷乘机提出：为便于下次进出安全、方便，请韩练成搞一个证件。韩思考良久，答应以后答复。

陈子谷在敌营住了两天，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探路”任务，向韩练成告辞。韩练成郑重提出：“我要见你们的舒同主任，欢迎他来，我保证他的安全。”陈子谷临行之际，韩练成交给陈一个“谍报证”证件不大，上面盖有红色大印，韩交待说：“你就拿这个证件去吧，如发生情况，有人盘查，你就说是我韩军长派出的谍报员。”

有了这个“谍报证”，陈子谷在敌区就通行无阻了。他顺利地回到滨北军分区后，张彦立即派人送他回到临沂军部。

5. 魏文伯衔命访兰底

张云逸、黎玉、舒同、刘贯一等人听取了陈子谷的汇报，十分满意，表扬他虎穴探险，圆满完成了任务。

显然，韩练成考虑到陈子谷职位较低，年纪不大，不愿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见舒主任，很可能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样的机会决不能放过。于是决定派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前去履行这一重大使命。魏当时虽非中央委员，但职务也很高，政策水平和处事能力当属一流，由他“出马”，估计能完成任务。

魏文伯体态较胖，举止大方，打扮得很阔绰。

他的公开身份是“韩军长的朋友”，从上海来，由陈子谷和一位

“农民”陪同，仍沿原来的路线进入了敌营。这回有了经验，过公路时再未蹚小河，而是选择在天刚黑时上公路，然后大步流星向兰底镇走去。

大约走了半个钟头，他们来到了敌人的一个寨堡。在北方，这样的寨堡很多。寨堡筑有很高的围墙，晚上敌人就在寨堡顶上站岗放哨。寨堡外面设有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当魏文伯等一行三人靠近障碍物时，被敌人哨兵发现了，他在寨堡围墙顶上大声喝令他们：“站住！”要他们回答“口令”。

陈子谷高声答道：“我是军部谍报员，送韩军长的朋友到军部去。”

很快，寨门打开，寨堡里走出一个持枪的敌军哨兵。陈子谷向他出示了“谍报证”，他看后，脸上露出似信非信的表情，叫他们等着，取走了“谍报证”，说是回去向上司报告。

过了不多久，他又来到魏文伯一行面前，把“谍报证”交还给陈子谷，说：“自己兄弟，误会了，进去吧！”

寨堡里住着一个营部。营长、副营长和一个指导员，还有几名官兵，正围着一堆木柴烤肉吃。柴火全是抢掠来的老百姓的桌椅板凳。火焰熊熊，肉香扑鼻，使人馋涎欲滴。听他们的口音，全是广西人。

营长看到魏文伯一副阔商模样，又听说他是军长的朋友，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谦恭，连声请他们坐下，邀他们一起吃烤肉，为他们安排住宿，并令人把“农民”带到另一处安身。

陈子谷一看，感到情况不妙。万一敌人对“农民”进行盘问，露出口风，那就糟了！

魏文伯从陈子谷的眼色中，看出了“潜台词”。他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天南海北，滔滔不绝，说得营长和官兵们笑声不绝，听得非常入神。陈子谷乘隙悄悄溜了出来，找到“农民”的住处，想不到他早已安然入睡，鼾声不绝，周围也没有看管的人。于是陈子谷放心

地回去饱餐烤肉。

当晚，他们在营部住了一宿。一觉醒来，营长已牵来两匹小马，一匹给军长的“朋友”乘骑，一匹给“谍报员”驮行李。带路的“农民”向他俩告辞。营长殷勤地送他俩上了大路。

营部距兰底镇约 15 公里。晌午时分，魏文伯和陈子谷就到达了国民党四十六军的军部。

这是中共华东局派出的又一位高级干部潜入敌营，是为策动国民党军起义而采取的一个大胆的重大的步骤。

韩练成看到魏文伯气宇轩昂，又身居相当高的职位，接待客气而热情。魏文伯在韩的军部住了 4 天。他们常在一起谈形势，谈战局，颇为投机。魏文伯态度真诚，对战局分析得十分透彻，使韩练成深为折服。

魏文伯问韩练成：“原先我们猜想你是广西或广东人，所以派了一个广东籍的人来和你接关系。想不到你是西北人，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不知韩将军是哪人？什么时候参加西北军的？”

于是，韩练成说起了他的家世和参加西北军的一段经历。

1908 年 2 月，韩练成出生在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名叫韩正荣，祖籍宁夏豫旺堡，贫农，父母早亡，孤儿无依无靠，投师习武，后入满清军队当兵，中年后流落固原县城，靠做小贩养家糊口。韩练成母亲姓樊，陕西乾县人，幼年丧父，16 岁又遭荒旱，母亲饿死，她被族人卖给韩正荣为妻。那时韩正荣是当地清军巡防营的一名哨官。婚后生子女 4 人，3 人夭亡，只剩下韩练成一个独子。

因家贫，韩练成无钱进小学读书，8 岁起读了 7 年私塾，15 岁至 17 岁在地主家里放羊，并帮父母干活，做店铺里的学徒。父母贫病交加，家中时常断炊，生计十分艰难。

1925 年，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招考。该师师长马鸿逵，是西北有名的“地头蛇”。韩练成取得家庭的同意，借了甘肃省立第

二中学“韩圭璋”的一张毕业文凭，考入了七师军官教导队。所以，韩在西北军时期直至 1933 年，一直用的是“韩圭璋”这个名字。

1926 年秋，马鸿逵的第七师被冯玉祥收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奉命赴陕西攻打刘镇华，解杨虎城的西安之围。这时韩练成已升任警卫手枪营的排长。西安解围后升为步兵五十五团的连长。1927 年，冯玉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途中，韩升为营长、团长、骑兵集团司令、骑兵旅长。

1929 年，蒋介石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和第四集团军李宗仁决裂。蒋先打桂系 后又收买冯部将领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 策动他们叛冯投蒋。韩练成也随马鸿逵投蒋，成了蒋介石麾下的一员。

1933 年秋到 1934 年，韩练成在陈果夫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省保安团队干部班当主任。其间他将“韩圭璋”改名为韩练成。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韩练成。

魏文伯听了这段历史 大感意外和惊讶。他说：“冯玉祥将军创建和领导的西北军 骁勇善战 军纪严明 训练有素 与我党早有联系。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和高树勋领导的邯郸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党我军对西北军挥师北伐、长城抗战、七七卢沟桥抗战等一系列爱国壮举给予高度的评价。希望韩军长也能在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高举义旗 解人民于倒悬。”

韩练成面现为难之色，一再说明他在桂系是“外来的人”四十六军他没有自己的“体系”，手下的一帮骄兵悍将不大听他指挥。要率部起义，目前无此可能。但是他答应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看来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难了。对我方来说 能从一个敌方中将军长处获得情报，其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

按照国民党的惯例 参谋长、秘书长等职务 只是幕僚 没有决策权，一切唯主官之命是从。韩练成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仍然是他曾向董老要求派一个中央委员来，而魏文伯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职